

论文化图式特征与文化图式接受度的平衡

——《菜根谭》英译本研究

刘泓敖正

贵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贵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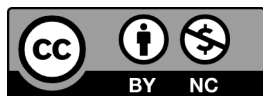
摘要 | 从文化图式这一新视角深入分析罗伯特与郭颖颐共同翻译的《菜根谭》英译本，研究发现：《菜根谭》英译本中文化图式的类型有生态文化图式、物质文化图式、社会文化图式、宗教文化图式，四类文化图式占比较为均衡，均为百分之二十以上，生态文化图式占比最多。四类文化图式中都存在着文化图式对应、文化图式差异、文化图式缺失；《菜根谭》英译本对四类文化图式所体现出的对应、差异、缺失的应对之策是灵活多变的，同时遵循尊重源语的文化图式特征和强调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图式接受度的翻译原则。

关键词 | 文化图式；《菜根谭》；英译；翻译原则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在跨文化交流中，中国典籍作品的英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让西方国家人民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减少文化隔阂，增加对中国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菜根谭》由洪应明所收集编著，其成书时间为明末清初，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和谐之美。该书是一部使用语录体小品文集，收录了万历年间（1573—1620年）出版的语录、格言和谚语，体现了儒家中庸的中国传统文化智慧、道教的无为观和佛教的超验主义，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之美。《菜根谭》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的译本，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较大影响力。故而，本研究选择罗伯特与郭颖颐共同

翻译的《菜根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此译本是《菜根谭》众多译本中少有的由两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所翻译完成的，具有中国典籍研究专家与西方专业译者合作的“双专”^[1]组合性，是较为理想的研究样本。本研究以文化图式理论为视角，深入解读《菜根谭》英译本的翻译特征，分析译者在解码原文和再编码译文的过程中的倾向和意图。

一、文化图式概念与类型

文化图式理论（cultural schema theory）是图式理论的一个新分支。文化图式对于人们了解其他异域文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西达（Nishida, 1999）

指出,文化图式是人们将过往的文化经历存储于记忆中的知识广义集合,人们在头脑中构建的文化图式是基于其自身的文化经历,随着人们文化经历的不断积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在文化图式的构建上就愈发完善。^[2]刘明东认为,文化图式是人脑中关于文化的知识组织结构,是人脑中通过先前的经验已经存在的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组织模式。^[3]二者均强调文化图式是主体基于文化经验而形成的知识结构。笔者基于以上学者对文化图式的定义,以刘明东对文化图式的定义为主要参考,将文化图式阐述为: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所积累的专属文化经历,这些经历以动态性的特点置置于个人认知系统中,从而形成的系统性文化知识框架。文化误解现象的出现正是由于在跨文化环境中缺乏对异域文化知识的认知,也就是头脑中没有构建出相应的文化图式。因此,无论是在跨文化交际中还是在翻译上,帮助文化信息接受者加强文化背景知识的输入从而建立起文化图式具有重要意义。

奈达(Nida, 1945)在 *Linguistics and ethology in translation problems* 一文中提出文化可以进行划分,即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生态文化(ecological culture)是指由地形、动植物、气候等不同的生态环境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是指为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社会文化(social culture)是指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文化现象和活动;宗教文化(religious culture)是指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习俗等各个方面。他认为,在翻译中必须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状况,并使用最接近对等的词汇。对文化各个方面的选定问题进行考察,将使人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文化信息与描述性语言学中遇到的语义问题的精确关系。^[4]

奈达将文化划分为四类,这一划分为分析和理解不同文化现象上提供了有效途径。同理,通过对文化图式定义的阐述中可知,文化图式是一种宏观性、整体性的关于文化的认知框架。对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包含的文化图式进行深入分析时,奈达对文化的分类也就显示出其自身的适用性。因此,为深入分析《莱根谭》中的具体文化图式,本文以奈达对文化的划分为主要参考,结合文化图式

与文化密切相关的特点,将文化图式分为:生态文化图式、物质文化图式、社会文化图式、宗教文化图式。其中,生态文化图式指的是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化图式;物质文化图式是指与物质文化相关的文化图式;社会文化图式是指与社会文化有关的文化图式;宗教文化图式指的是与宗教文化相关的文化图式,具体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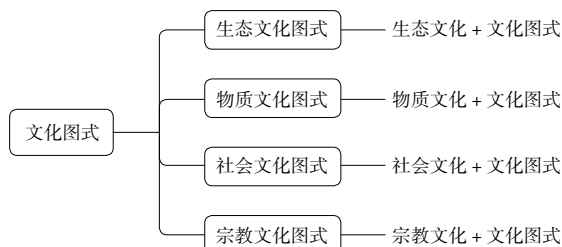


图1 文化图式分类

二、《莱根谭》英译本中的文化图式类型

《莱根谭》英译本中的文化图式存在于字、词、句、语篇中,本部分通过结合奈达对文化的类别划分以及文化图式的特点,将《莱根谭》英译本中出现的主要文化图式实例类别分为四类,即:生态文化图式、物质文化图式、社会文化图式、宗教文化图式。

(一) 生态文化图式

生态文化图式是与特定的民族对其长期居住地区内的地域环境、自然现象、动植物等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化图式。特定的生态环境可以形成和发展特定的文化,由于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动植物等生态要素的差异,导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感知和认知产生偏差,进而形成不同的生态文化图式。因此,生态文化图式反映了一种文化中生态要素的特征。在《莱根谭》英译本中共收集到62个关于生态文化图式的实例,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即自然现象、动植物、地理环境。其中,自然现象的实例有17个,主要包括“烟霞”“孤云出岫”“风花雪月”“景星庆云”等;动植物的实例有27个,主要有“粪虫”“萌蘖”“老桧”“鸱鸢”等;地理环境的实例有18个,主要有“五湖”“四海”“丘阜”“榛莽坑塹”等词语,具体占比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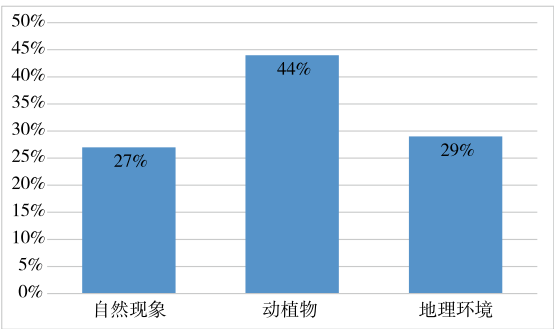


图 2 生态文化图式不同类别的实例占比

同时，本部分将选取部分译文中的中英对照例子列于表 1 中，以便更好地展示译文中出现的生态文化图式。在《菜根谭》中包含着许多的生态文化图式，其中一些生态文化图式在国内外的文化语境中所共知，比如“老桧”“丘阜”“飞蛾”“羝羊”等，这些生态文化图式在中西方的认知系统里是对应的，都存在着具体的实物。此外，在生态文化图式中也存在着认知上的差异，比如“天地”“五湖”“四海”等。相较于西方来说，在中国的传统生态文化图式中这些实例不仅是自然环境中的植物和地理环境，同时这些植物和地理环境也被赋予独特的意象。“五湖”“四海”则蕴含着中国人对独特地理位置的认知，与西方读者对湖海的认知上存在着差异性。而另一些生态文化图式则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比如“蝨贼”“萌蘖”“嘉禾”等，这些生态文化图式无论是名称上，还是意象上都比较独特，对于目的语的读者来说在认知理解上存在困难。因此，译者对这些生态文化图式实例的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表 1 生态文化图式实例中英对照

中文	英文
老桧	gnarled juniper
丘阜	hills
飞蛾	moth
羝羊	ram
天地	heaven-and-earth
五湖	the Five Lakes
四海	four seas
蝨贼	blister worms
萌蘖	new buds
嘉禾	an auspicious harvest

(二) 物质文化图式

物质文化图式是与不同民族地区在生产生活中

所制造的物质产品及其代表的文化相关联的文化图式。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满足需求生产了许多物质产品，包括衣食住行等，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具有差异性，所生产出的物质产品既相同也不同。在《菜根谭》英译本中共收集到 55 个物质文化图式实例，主要分为食品类、服饰类、建筑类、器具类。其中食品类有 8 个，主要有“藜苳”“醅肥辛甘”“蜜饯”“鼎食”“啜菽”等；服饰类有 8 个，主要有“峨冠大带”“布衣草履”“袈服”“敝裘”等；建筑类有 12 个，主要包括“画栋飞云”“轩冕”“廊庙”“茅檐”“中堂”；器具类有 27 个，主要为“斗粟”“欹器”“扑满”“灰管”“针砭药石”等，这些不同类别的实例占总物质文化图式的比例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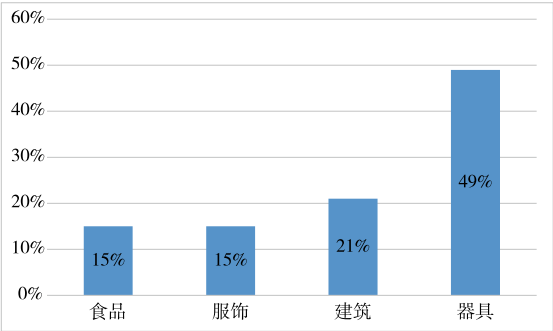


图 3 物质文化图式不同类别的实例占比

本部分将选取部分译文中的中英对照实例列于表 2 中，以便更好地展示译文中出现的物质文化图式实例。在《菜根谭》英译本中，存在着许多物质文化图式实例，诸如“砥石”“金屋”“海味”等实例，在中西方的文化语境中皆能找到与之匹配对应的词语。另外，在典籍作品中往往存在着大量时代背景的词语，目的语读者在理解上会存在着困难。译者在处理这些词语时，不仅应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感受，也应斟酌这些词语在原文的语境意义。在西方的文化中，也存在超出物质本身意义的词语，比如“pizza face”并不是披萨脸的意思，而是长满痘痘的脸。在译者进行中译时，若翻译成披萨脸，对于读者来说就产生了认知上的偏差。《菜根谭》英译本中出现的“廊庙”，在中国古代主要指的是朝廷，而在西方古代对行政机构的描述是枢密院，两者存在着差异。“斗粟”“万钟”等属于中国古代的测量单位，而西方虽也有测量单位，相较中国来说也有不同。同时，这些文化图式在原文中的使用是为

了突显比喻，在翻译时应译出其意义。此外，如“欹器”“扑满”“灰管”“易”等词语包含着独特的中国物质文化内涵，在目的语读者的认知系统里是缺失的。因此，物质文化图式实例的翻译效果对译本的接受度具有深刻的影响。

表 2 物质文化图式实例中英对照

中文	英文
砥石	whetstone
金屋	mansion
海味	a delicacy from the sea
廊庙	the Privy Council
斗粟	a dipper of millet
万钟	ten thousand measures
欹器	The qiqi water vessel
扑满	The puman money-saving vessel
灰管	the ashes of reeds
易	the Book of Changes

（三）社会文化图式

社会文化图式是与处在不同社会中的人们所形成的关于社会方方面面的文化相关的文化图式，其中包括社会习俗、社会传统、价值观、社会规则、生活方式、历史背景、意识形态、道德原则、艺术等。在《菜根谭》英译本中共收集到 59 个社会文化图式实例，主要分为历史人物及朝代、社会身份、社会风气、其他四类。其中，历史人物及朝代类有 10 个，主要有“西晋”“北邙”“嵇康”“羲皇”等实例；社会身份类有 25 个，例如“秀才”“声妓”“公相”“士夫”等；社会风气类有 17 个，比如“素心”“侠气”“高风”“宽厚”等词语。其他类有 7 个，主要有“火牛”“氛疹”“骨肉”等，这些不同类别的实例占总社会文化图式的比例如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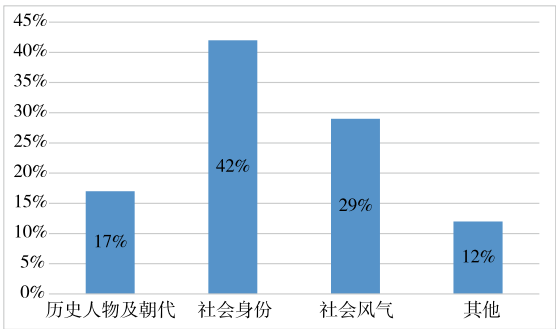


图 4 社会文化图式不同类别的实例占比

本部分将选取部分译文中的中英对照例子列于表 3 中，以便更好地展示译文中出现的社会文化图式实例。虽然不同国家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各不相同，但人们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认知理解是相似的。在《菜根谭》英译本中，诸如“权豪”（有权有势）、“茆独”（贫困孤苦）等词语，处于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对其的认知理解都是相似的。此外，不同的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种社会阶层、历史背景、政治、亲属制度、意识形态等，同一类事物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存在着差异。例如，中国人总是把自己视为龙的后代，所以龙被视为一种精神上的象征，具有积极的意象。然而，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龙意味着邪恶和混乱，是一种巨大的、会喷火的爬行动物形象，具有消极的指示意义。在《菜根谭》英译本中同样存在着文化图式上的差异，比如“君子”“侠气”“公相”“士夫”等，这些词语对于中西方人来说在认知上皆有不同。另外，《菜根谭》作为一部优秀的典籍作品，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其中的“火牛”“白衣童子”“乌有先生”“秀才”等词语都极具文化指示意义，对于西方来说，这些词语属于文化上的缺失。如何使这些词语达到功能上的等效，减轻输入目的语时的难度，产生文化上的认同感，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时谨慎考虑，在进行阐释的时候注意差异性的存在。

表 3 社会文化图式实例中英对照

中文	英文
权豪	the rich and powerful
茆独	the distressed and destitute
君子	the noble person
侠气	gallantry
公相	noble minister
士夫	a high official
火牛	lighting fire on the tails of oxen and driving them into the enemy camp
白衣童子	white-clad boy
乌有先生	Mr. Nothing
秀才	the budding scholar

（四）宗教文化图式

宗教文化图式是与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相关联的文化图式，反映了某一语言群体的宗教传统特征。

佛教和道教是中国古代时期的主要宗教，人们认为佛、上天给予了丰富的精神指引，并以此创造了与宗教文化密切相关的表达方式。在《菜根谭》英译本中共收集到 47 个关于宗教文化图式的实例，主要分为道教术语及思想、佛教术语及思想两大类。《菜根谭》融合了佛教、道教、儒家的思想，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由于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并不是宗教。因此，关于儒家思想的词语并不在此范围中。

在宗教文化图式的分类中，道教术语及思想类有 19 个，主要有“石室丹丘”“天地之气”“仙都”“太虚”等；佛教术语及思想类有 28 个，例如“降魔”“大慈悲”“苦海”“真佛”等，这些不同类别的实例占总宗教文化图式的比例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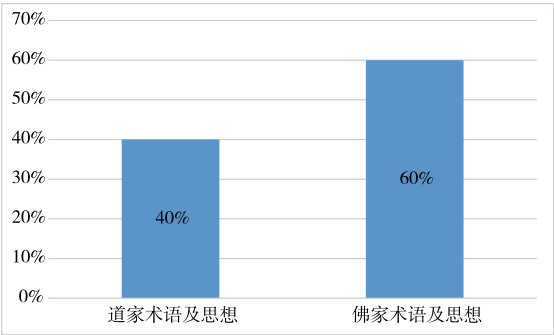


图 5 宗教文化图式不同类别的实例占比

本部分将选取部分译文中的中英对照例子列于表 4 中，以便更好地展示译文中出现的宗教文化图式。在《菜根谭》英译本的宗教文化图式实例中，同样存在着文化图式上的对应、差异、缺失。由于宗教信仰、宗教教条等的不同，使得人们对宗教的内容和思想上的理解存在差异，但在宗教的名称和基本术语上则都有相似的认知。比如“真佛”“僧家”“维摩”等词语，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有对其名称和术语的简要描述。此外，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造物主是女娲，通过采石补天形成了世界。然而，在西方世界则不同，人们认为上帝是世界的主宰，由他耗费七天的时间创造了世界。在《菜根谭》英译本中，也能找到具有差异性的宗教文化图式实例，如“造物”“鬼神”“邪魔”等。由于中西方的宗教文化具有差异性，如果没有适当的翻译，则会让目标读者感到困惑。另外，中国的道教是本土宗教，其文化思想对于西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比如

“阴”“阳”“仙都”“太虚”等词语。译者对其进行翻译时，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图式来阐释。如若在构建新图式中，只采取文化替换的方式则无法展示其中的宗教文化，从而忽略了文化的差异性和缺失性，则会导致文化的同质。因此，如何对宗教文化图式进行有效的构建和输出是考验译者能力的重要标准。

表 4 宗教文化图式实例中英对照

中文	英文
真佛	true Buddha
僧家	monk
维摩	The sage Vimalakirti
造物	heaven and earth
鬼神	demons
邪魔	the wicked demon
阴	covert (yin)
阳	conspicuous (yang)
仙都	the abode of the immortals
太虚	the universe

综上所述，《菜根谭》英译本中的生态文化图式实例有 62 个，物质文化图式实例有 55 个，社会文化图式实例有 59 个，宗教文化图式实例有 47 个，各自占总文化图式的比例见图 6。生态文化图式和社会文化图式的占比微多，物质文化图式和宗教文化图式的占比次之，从侧面反映出《菜根谭》原作者的表达方式，即主要通过借用景物和实际社会现象阐述具有哲理性的思想，并结合相应的物质和宗教思想进行补充完善。《菜根谭》英译本中的文化图式往往通过特定的文化因素词语来体现，其中的文化图式与西方的文化图式既相同也不同，但都符合了文化图式对应、文化图式差异、文化图式缺失三个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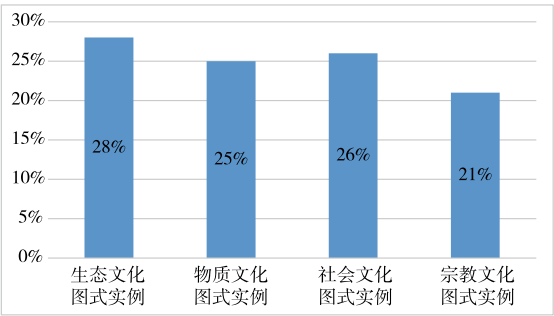


图 6 不同类型文化图式的实例占比

三、《菜根谭》英译本的文化图式翻译原则

通过运用文化图式理论,对罗伯特与郭颖颐共同翻译的《菜根谭》英译本中不同类别的文化因素进行解读,发现生态文化图式、物质文化图式、社会文化图式、宗教文化图式等文化因素的实例翻译都可归类于文化图式对应、文化图式差异、文化图式缺失的范围内,译者在此范围内根据文化图式的特征而选择不同的翻译方法进行英译。纵观整个译本,无论在译文的翻译上还是在副文本的处理上译者无不展现出其翻译原则,即尊重源语的文化图式特征和强调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图式接受度。

(一) 尊重源语的文化图式特征

《菜根谭》是作者洪应明借以警醒世人的一部语录体,其中包含着大量具有中国特色哲理文化的阐述。罗伯特与郭颖颐共同翻译的《菜根谭》英译本中,充分地尊重源语文化图式的文化特征是其遵循的核心原则之一。在译者进行共同翻译行为时能够准确地解码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并在最大程度上接近于原文的方法向目的语读者进行输出。

在词语翻译上,译者面对具有中国文化含义的指称对象上的翻译时,在准确地理解其真实意义的基础上选择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文化意蕴而并没有选择顺应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图式。比如“火牛”“欹器”“扑满”等词语的翻译上,译者为了能够完整地呈现出这些词语的文化信息而选择直译或音译加注释的方法,具体分析在上一章节中已详细展现,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在修辞方面,《菜根谭》原文主要论述的是关于人生、修养、处世、出世等哲理思想,若只单纯地阐述这些哲理且不增加任何修辞,则将导致原文的风格枯燥无味,也起不到任何启智明理的作用。因此,作者洪应明在文中常使用比喻、借喻、化抽象为具体等修辞方法将深奥的哲理变得通俗易懂,使读者达到与原文产生共情的效果。罗伯特与郭颖颐共同翻译的《菜根谭》英译本中,两人处理原文中出现的修辞手法大多选择的是直译。通过直译的方法不仅可以忠实地传达原文的语义,也能够向目的语读者展现出原文的修辞风格,有效地复刻出原文使用大量修辞手法的作用。如以下例子所示。

例 1:

原文: 富贵名誉,自道德来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业来者,如盆槛中花,便有迁徙兴飞废;若以权利得者,如瓶钵中花,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矣。

译文: Wealth and honor, when attained ethically, are like flowers in the mountains, flourishing and luxuriating naturally, when attained artificially, they are like flowers in beds, having a time to flourish and a time to decay, when attained forcibly, they are like cut flowers in vases, rootless and certain to wither.

例 2:

原文: 为善者不见其益,如草里冬瓜,自应暗长;为恶者不见其损,如庭前春雪,当必潜消。

译文: A good deed with no apparent benefit is like the melon in the grass, growing quietly unseen. A bad deed with no apparent injury is like the spring snow in the front yard, thawing away unnoticed.

从例 1 和例 2 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原文通过使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来强调核心思想,通过比喻的形式将原文的寓意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例 1 的原文中,“山林中花”“盆槛中花”“瓶钵中花”都属于“道德来者”“功业来者”“权利得者”的喻体,原文作者使用这些喻体正是因为其特征明显,与其想表达的思想含义十分贴近且形象生动、易于理解。同时,原文作者还通过连续的排比来突出“道德来者”的优点。从例 1 译文来看“flowers in the mountains”“flowers in beds”“cut flowers in vases”皆是完全按照原文中的喻体进行直译的,译者还连续用 when 做整个句子中时间状语的引导词来与原文中连续排比的修辞手法相对应。这些翻译处理方法无不体现出译者旨在完整地将译文与原文的语义、原文的修辞风格相对应的意图。例 2 的原文中,“草里冬瓜”“庭前春雪”既是“善益”“恶损”的喻体,又是其抽象概念具象化后的体现。译者同样选择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其译为“the melon in the grass”“like the spring snow in the front yard”,并由此在译文中还原出原文喻体的含义。从以上的分析中可知,译者在翻译时所遵循的原则是充分尊重与还原。译者通过直译的方法将原文风格忠实地带给读者的同时,也为读者建立起原文风格的喻体图式。

从语篇的行文结构上看,《菜根谭》中包含着儒家、道教、佛教的哲理思想,简洁明了、寓意丰富,且常用相同的字词形成排比增加语篇的节奏性使其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原文也通过重复使用相同的字词强调其内容中哲理内涵的重要性,提升语篇的说教性。罗伯特与郭颖颐共同翻译的《菜根谭》英译本同样也选择尊重原文语篇的行文风格,力求向读者展现出其独特的语篇行文结构。如以下例子所示。

例 3:

原文: 宠利毋居人前, 德业毋落人后; 受享毋逾分外, 修为毋减分中。

译文: Don't be ahead of others in accepting patronage. Don't lag behind others in virtuous endeavor. Don't accept favors beyond your share. Don't allow your practice of governing yourself to be weaker than your best efforts.

例 4:

原文: 一念之喜, 景星庆云; 一念之怒, 震雷暴雨; 一念之慈, 和风甘露; 一念之严, 烈日秋霜。

译文: A thought of joy is a lucky star or an auspicious cloud. A thought of anger is a roll of thunder or torrential rain. A thought of kindness is a genial breeze or sweet dew. A thought of severity is the hot sun or an autumn frost.

例 3 与例 4 中,“毋”与“一念”的重复性使用体现出原文的语篇行文特点,两者不同的是“毋”属于虚词的重复,而“一念”属于实词的重复。原文作者通过有意的重复“毋”“一念”来强调语篇的主题思想,从而加深读者的印象。译者为保留原文语篇的行文风格,而选择直译的方法将其译为 Don't 引导的连续的否定祈使句和 A thought 的重复使用来对应原文。在加强读者印象的同时,也体现出译文的说教性。反观保罗·怀特的译本,将例 4 原文中的“一念之喜”“一念之怒”“一念之慈”“一念之严”释译为 when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即“when he is happy”“when he is angry”“when he is benevolent”“when he is stern”。虽然译文保留了语篇排比的效果,但原文中“一念”的含义翻译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一念”包括了自身的想法、情绪、记忆、思考等瞬间的画面,并不是单指情绪。因此,相较而言罗伯特与郭颖颐共同翻译的《菜根谭》英译本不仅在语义的完整表述上还是原文的语篇行文风格上都更加全面一点。

由以上可知,罗伯特与郭颖颐共同翻译的《菜根谭》英译本在译文内容的处理上,无论是在文化词语方面以及修辞方面,还是在语篇的行文结构上都贯彻着充分尊重原文文化图式的特征的原则。这样的原则使得译文的内容不仅在语义上达到“信”,在风格上也达到“信”,向目的语读者完整地呈现出原文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在其头脑中构建出新的文化图式,在读者之后遇到与新图式相似或相同的表现时能够快速地在头脑内找到对应,从而产生文化上的认同感,逐渐形成集体固定的文化记忆。

(二) 强调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图式接受度

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是衡量译文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若译文的语言流畅通顺且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及关于源语文本的背景知识介绍翔实,那么在提升读者阅读兴趣方面和译文的可读性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也受到语言与文化语境综合影响,由于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不同文化之间语境的交流。译者要想达到自己的翻译目的,就必须考虑文化维度。此外,副文本作为连接译文与读者的纽带,其也是影响读者接受的重要因素。总之,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断,即语言因素、文化维度和副文本的设计。罗伯特与郭颖颐共同翻译的《菜根谭》英译本是由国外出版社 Shoemaker & Hoard 出版,其目标受众大部分都是西方读者。因此,两位译者在遵循充分尊重源语的文化图式特征的同时,也注重强调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图式接受度。

从语言特点的差异上看,汉语造词成句的过程中偏向于意合法(parataxis),即重视意义的组合,对形式上的结构不太注重;很少甚至不用连接词语,以此来摆脱语言形式上的束缚。汉语语句之间的逻辑性往往是隐含在字里行间之中,偏向于读者自身对意义与关系的领悟。反观英语的语言特点,其造词成句的特点更加偏向于形合法(hypotaxis),即注重语句形式结构上的协调严密;常使用逻辑连接词达到语句形式上的接应,甚至连字词都有形态变化。因此,英语语句之间的逻辑性通常是显性衔接(explicit cohesion),倾向于读者对意义与关系的分析。^[5] 罗伯特与郭颖颐显然注意到中西方在语言表述方式上的差异,为了

译文的语言表达更加符合于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而选择增添逻辑连接词使译文语句上更加连贯。如以下例子所示。

【例5】

原文: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无德,如家无主而奴用事矣,几何不魍魉猖狂?

译文: Nobility is the master of talent, and talent is the servant of nobility. Otherwise it's as though the family had no head but is ruled by menials. Before long, nasty goblins will be storming madly around.

【例6】

原文:功过不容少混,混则人怀惰堕之心;恩仇不可太明,明则人起携贰之志。

译文: Merit and demerit must not in any way be confused. If they are, people will slack off. Kindness and grudges, on the other hand, should not be differentiated too much. If they are, then people will have second thoughts about you.

在例5与例6中的译文中,“and”“otherwise”“as though”“but”“before”“if”“on the other hand”等皆是衔接语句的连接词。译者通过加入这些连接词来增强译文的逻辑性与可读性,使译文更加流畅、连贯。译文的连贯性与可读性是一种针对目标读者的综合性翻译标准,它不仅是翻译对目标受众产生的客观交际效果,也是译者对翻译质量的主观努力。一方面,译文语言恰当流畅使得其可读性也随之提升,从而对目标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译文的交际价值也就可以充分实现。另一方面,如果译文的可读性差,就会影响目标读者的兴趣和动机,甚至会选择放弃阅读译文。罗伯特与郭颖颐自然注意到其重要性,所以选择照顾目的语读者的语言表述习惯,提高目的语读者的接受。

同时,句法结构差异也是汉英语言不同的特点之一。在英语的句法结构中主语是不可缺少的句子成分,其与整个句子的意义密切相关,而且主语在句子中往往是主要被谈论或描述的对象。在汉语中,主语的显现与否并不像在英语句法结构中那么重要,特别是在中国典籍作品中,很多句子并没有显现出主语,而是需要读者在字里行间中领悟。如以下例子所示。

例【7】

原文: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

韬光养德。

译文: You can't rightfully claim fine reputation and exemplary integrity just for yourself. Share them with others and you will pass your days free from harm. When disgraceful conduct has stained reputations, don't shirk from conceding your own responsibility. Keep your light under cover in this way, and nurture your virtue quietly.

例【8】

原文:心地干净,方可读书学古。不然见一善行窃以济私,闻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藉寇兵而资盗粮矣。

译文: Those with minds as pure as heaven-and-earth are able to read books for their ancient meanings. However, those who are secretly selfish can't be expected to do a single virtuous deed. They will quote virtuous words to make false points. It is as though they were providing weapons to forces of the enemy, or provisions as religious offerings to bandits.

从例7与例8的原文中可得知,大部分的语句都偏向于四字结构,其句法结构中并没有主语。而译者若不在翻译过程中添加主语,目标语读者很难理解原文的深刻寓意,也不符合目的语语言的连贯性和流畅性的特点。因此,罗伯特与郭颖颐充分尊重目标语言图式的特点,在译文中加入 you、those、they 等主语来完善译文的句法结构,增强译文的可读性。

在文化维度方面,霍尔(Hall, 1990)将文化分为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s)与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s)。高语境文化的特征具有委婉性和隐含性,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显性信息只占据全部信息的一部分;低语境文化的特征具有直接性和显明性,大量的信息都直接显现于语言的编码过程中。^[6]中国属于高语境文化,而西方的大部分国家都属于低语境文化。因此,在中国典籍作品的对外传播上,译者所面对的不仅是语言间的转换,也要充分考虑到文化间的图式以及语境文化维度的差异。罗伯特与郭颖颐在翻译时考虑到中西方语境文化维度上的不同,倾向于顺应目的语读者的低语境文化维度,力求为目的语读者传达出原文的完整信息。比如在译者面对文化图式缺失时,选择通过增加翔实的背景信息将“火牛”“白衣童子”“阴阳”等文化寓意深厚的图式词语直白化、明晰化地

呈现在目的语读者面前，将原文中隐含的文化信息显明出来。

副文本作为协助处理文本与读者之间协调性的语言材料或非语言材料，其可分为内副文本（paritext）和外副文本（epitext）。本部分主要阐述罗伯特与郭颖颐共同翻译《菜根谭》英译本的内副文本，其中包括译本封面页、原文的前言及翻译、译者的前言、尾注、《菜根谭》的其他版本、威妥玛—汉语拼音对照表等方面。

该译本的封面页，分为前封面和后封面。前封面中目的语读者能直观地看到译文标题与封面图片，在译文的标题翻译上，译者选择直译、释译、音译三种翻译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将《菜根谭》译为 *Vegetable Roots Discourse: Wisdom from Ming China on Life and Living: Caigentan by Hong Zicheng*。相较于保罗·怀特《菜根谭》英译本的标题 *Tending the Roots of Wisdom* 来说，罗伯特与郭颖颐这样的翻译既兼顾了向目的语读者忠实地展现出原文的标题，也为其直白明了地提供了原文的背景信息。同时，前封面页的图片来自傅益瑶在《绘画菜根谭》所绘插图中的一张，其画面为一农耕的田夫面带微笑伫立观望自然风光。与《菜根谭》原文中强调人与天和的思想相契合。后封面页则是 Shoemaker & Hoard 出版社对译者的介绍以及对译文的简要评价。总览该译本的封面处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语读者对译本产生良好的初印象，从而吸引读者。

在译者前言部分，其阐述了翻译《菜根谭》的缘由、与郭颖颐共同翻译时两者的互动交流、翻译过程中的感悟等，这些信息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能够帮助解答其在之后的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疑惑和问题。同时，该译本也保留了三峰主人于孔谦为《菜根谭》原文所作的序言，译者并将其翻译为英文展现在读者面前。原文序言对目的语读者初步建立译本形象至关重要，在无形中拉进了目的语读者与原文的距离。

在译文后的注释与译后记部分，该译本的译者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了详细的原文背景信息。在注释上，译者对原文中蕴含着特殊文化寓意的词语进行了注解。在译后记部分上，其由合译者郭颖颐所编写，用了整整 60 页的篇幅仔细地为目的语读者阐述了《菜根谭》的版本差别、原文作者洪应明的信息、《菜根谭》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

学背景、《菜根谭》的文体特点、结合原文内容解读《菜根谭》的思想、原文上下集的承接等内容。同时，为照顾目的语读者想要学习汉语的需求，译者还加入了拼音和威妥玛对照表。从中可以看出，译者既追求向目的语读者原汁原味地呈现原文，在其心中构建出中国传统文化积极正面的形象，颠覆其对中国文化片面的图式；又充分地顺应目的语读者的需求，通过增加大量的背景信息，消除读者与原文作者在时空距离上的壁垒，为其准确理解原文创造了语境。

综上所述，在罗伯特与郭颖颐共同翻译的《菜根谭》英译本中，无论在语言使用上、文化语境差异，还是副文本上的设计都遵循着强调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通过顺应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吸引其注意力，从而提高其对于译本的期待值。随着在目的语读者建立起对译本良好初印象的基础上，不断增添关于原文文化的信息，就能顺畅的为目的语读者构建新的文化图式。

四、结语

通过对罗伯特与郭颖颐共同翻译的《菜根谭》英译本中文化图式翻译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研究发现。

首先，在结合奈达对文化的分类以及英译本中与之相关的图式分析后，可知在罗伯特与郭颖颐共同翻译的《菜根谭》英译本中，文化图式的类型有生态文化图式、物质文化图式、社会文化图式、宗教文化图式。其中，生态文化图式占比 28%，包含了自然现象类、动植物类、地理环境类；物质文化图式占比 25%，包括食品类、服饰类、建筑类、器具类；社会文化图式占比 26%，包括历史人物及朝代类、社会身份类、社会风气类、其他类；宗教文化图式占比 21%，主要是道教术语及思想类、佛教术语及思想类。在分类后结合文化图式理论在翻译中的表现方式发现，四类文化图式中都存在着文化图式对应、文化图式差异、文化图式缺失。

其次，罗伯特与郭颖颐共同翻译的《菜根谭》英译本中对四类文化图式所体现出的对应、差异、缺失的应对之策是灵活多变的。在文化图式对应上，多以直译为主，意译与增译相结合为辅的翻译方法进行处理。通过直译完整地将原文中的文化信息与词义信息呈现在目的语读者面前，辅以

意译与增译加入补充和解释的信息进一步减少译文中图式对应中的细微差异。在文化图式差异上,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则是根据原文的具体文化语境而变化的。面对文化差异较大且对原文语境具有影响的图式,多采取折中的办法,即意译与增译相结合的翻译方法。面对文化图式差异较小且对原文语境的影响不大的图式,则以变译为主。在有效地传达原文文化语境的基础上,补全译文中关于原文的文化信息,利于读者产生文化上的认同感。在文化图式缺失上,为保留原文中的文化特征,主要以直译加注和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向源语靠拢,避免了一刀切的局面,充分展现出《菜根谭》作为典籍作品的经典性。

最后,在对罗伯特与郭颖颐共同翻译的《菜根谭》英译本中文化图式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译者的翻译原则,即尊重源语的文化图式特征和强调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图式接受度,这一翻译原则作用于译本所投射出的文化形象与读者的接受互动中,这也正是《菜根谭》英译本对外传播生命力的延续。

参考文献

- [1] 谈宏慧. 基于《天问》译本的典籍考证、翻译策略与质量研究[J]. 上海翻译, 2020(5): 58-63.
- [2] Nishida H.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Schema Theo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99(23): 577.
- [3] 刘明东. 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J]. 中国翻译, 2003(2): 28-31.
- [4] Nida E. Linguistics and Ethology in Translation Problems[J]. Word, 1945: 194-208.
- [5] 连淑能. 中西思维方式: 悟性与理性: 兼论汉英语言常用的表达方式[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7): 35-38.
- [6] Hall E T, Hall M R.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Germans, French and Americans[M]. Yarmouth: Intercultural Press, 1990: 6-7.

On the Balance between Cultural Schema Features and Cultural Schema Acceptability: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ai Gen Tan*

Liu Hong Ao Z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Abstra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 *Cai Gen Tan* jointly translated by Robert and Guo Yingyi, is mad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chema.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types of cultural schema i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ai Gen Tan* are ecological cultural schema, material cultural schema, social cultural schema and religious cultural schema. The four types of cultural schema account for more than 20% of the total, and the ecological cultural schema accounts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There is cultural schema correspondence, cultural schema difference and cultural schema deficiency in the four types of cultural schema. The translation of *Cai Gen Tan* is flexible in dealing with the correspondence, difference and deficiency of the four types of cultural schemas, and follows the translation principles of respecting the cultural schema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emphasizing the acceptance of the cultural schema of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Key words: Cultural schema; *Cai Gen Tan*; English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principles